

有朝一日

西·谢尔顿著
郭光林 刘美香译

IF TOMORROW COMES

Sidney Sheldon

Sidney Sheldon

IF TOMORROW COMES

有 朝 一 日

〔美〕西·谢尔顿 著

郭先林 刘美香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Sidney Sheldon
IF TOMORROW COMES

根据 Pan Books Ltd 1986 年版译出

有朝一日

〔美〕西·谢尔顿 著
郭先林 刘美香 译
责任编辑：唐古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12月 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10,000 印张：16 印数：1——50,000

统一书号：10109·2073 定价：2.75元

新书目：85—19

内容提要：

某银行计算机专家特蕾西的母亲因受黑社会欺骗，导致破产，愤而自杀。特蕾西去料理丧事时，得悉事情真相，准备报复。可是，她自己又险遭污辱，并被诬告犯了蓄意杀人与抢劫罪，判刑十五年。她的未婚夫因此抛弃了她。在监狱中，她备受凌辱。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提早离开了那暗无天日的监狱。

出狱后，她决心向仇人报复，巧妙地使仇人一个个遭到应得的下场。

本书是西德尼·谢尔顿最新的一本畅销书。

1

新奥尔良

二月二十日，星期二——下午十一点

她慢慢地脱着衣服，神情恍惚；脱光之后，选了一件鲜红的长睡袍穿上，免得血迹显露出来。她——多丽丝·惠特尼，最后一次巡视了卧室。三十多年了，这间卧室使她倍感亲切，她得确保它既干净又整洁。打开床头柜的抽屉，她小心翼翼地把手枪取出来。它黑亮黑亮的，冷得怕人。她把它放在电话机旁边，拨了她女儿在费城的电话号码。远处的电话铃声在回响，她倾听着；随后传来一声轻柔的“喂？”

“特蕾西……我只不过是想听听你的声音，亲爱的。”

“真令人惊喜呢，妈妈。”

“但愿不是把你吵醒的才好。”

“不是，我正看书呢，正要去睡。查尔斯和我在外面吃的晚餐，不过天气太糟了，这里下着大雪哩。您那儿怎么样？”

亲爱的上帝，我们在谈天气哩，多丽丝·惠特尼想；我有这么多事想告诉她，却不能说。

“妈妈？你在听吗？”

多丽丝·惠特尼望着窗外。“在下雨。”她想。可真是恰如其分，就象是一部艾尔弗雷德·希确克主演的影片。

“那轰轰的声音是什么？”特蕾西问。

雷声，多丽丝思绪纷纭，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新奥尔良是暴风雨的天气。仍是雨天——天气预报员是这样说的——新奥尔良华氏六十六度；夜间雨转雷阵雨，请您带好雨伞。她可是不需要伞了。

“在打雷哩，特蕾西。”她勉强使自己的声音带点兴高采烈的味道，“给我讲费城的情况吧。”

“我觉得自己象神话中的公主呢，妈妈。”特蕾西说，“我从没有相信过谁能这样福星高照。明天晚上我就要会见查尔斯的父母了。”她的声音沉着稳定，好象是在发表一份宣言，“栗子山的斯坦厄普夫妇，”她叹了一口气，“他们可是声名煊赫的家族，我真有点诚惶诚恐呢。”

“别担心，他们会爱你的，宝贝。”

“查尔斯说过这无关紧要，反正他爱我，我也喜欢他。我真盼着你见见他，他可真棒。”

“我相信。”她永远也见不着查尔斯了，永远也不能在膝上抱抱外孙了。不，我决不能想这些。“他能有你真是幸运，他了解这一点吗，孩子？”

“我老是跟他唠叨这个哩。”特蕾西笑起来，“别谈我了，

谈谈您那儿的情况吧。您好吗？”

你完全健康，多丽丝——这是拉什医生的话。你会活一百岁的。这是生活给的一次小小嘲弄。“我蛮好的。”——跟你谈话时是这样。

“有男朋友了吗？”特蕾西打趣道。

五年以前，特蕾西的爸爸死了；从那以后，尽管特蕾西鼓励她，多丽丝·惠特尼从未与另一个男人一道出去过，连想都没这么想过。

“没有男友。”她改变了话题，“你的工作怎样？很喜欢吗？”

“我爱这工作。结婚后我要继续工作，查尔斯也不介意。”

“妙极了，孩子。听起来他很体贴人嘛。”

“是的，您会亲眼见的。”

霹雳一声雷鸣，象是在暗示该结束了。时间到了，一切都谈完了——除了最后的一声告别。“再见，我的心肝。”她小心谨慎，让声音平稳。

“我要在婚礼上见到您，妈妈。查尔斯和我一定下日期，我就打电话给您。”

“好吧。”毕竟，最后还是有一件事可说：“特蕾西，我非常非常爱你。”多丽丝·惠特尼小心地放回话筒。

她拿起手枪，只有一种方法干完这件事——赶快。她把枪举到鬓角，扣了扳机。

2

费城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上午八点

特蕾西从她公寓大楼的门厅里走出来，走进灰蒙蒙的雪雨里。纷飞的雪雨落在豪华的轿车上——这些轿车由穿制服的司机开着，沿市场大街开去；也同样落在北费城区贫民窟里拥挤不堪的房屋上——这些房子受人冷落，却住得拍满。雨把轿车洗得干干净净；也把高高堆在这一排排受人冷落的房子前面的垃圾淋湿透了。特蕾西·惠特尼正走在上班路上，她步子轻快，向东走上栗子大街，直奔银行。她真想高声唱歌，费了好大劲才克制住。她穿着淡黄色的雨衣和雨靴，一顶黄色的雨帽刚好能盖住她那丰厚的、闪亮的栗色头发。她二十四、五岁年纪，脸色生动机敏，嘴巴丰满好看，闪闪发光的眼睛一会儿象盈盈碧波，一会儿又象黑色的玉石，身材优美，象个运动员。她的肤色要看她是发怒呢，疲倦呢，

还是兴奋，可以从白得半透明一直变到深玫瑰红。她的母亲曾对她说：“说实话，孩子，有时我都不认得你了。你身上什么颜色都有啊。”

现在，特蕾西在街上走着，人们都回头微笑，对她脸上闪现的幸福艳羡不已。她也以微笑回答他们。

任何人能这样幸福都会举止失措的，特蕾西·惠特尼想。我就要与我爱的人结婚了，还要替他生孩子。人生一世，还有什么可求？

走近银行时，特蕾西看了看表：八点二十。还要过十分钟，费城信托银行才会给雇员开门。但银行的高级副总裁，主管国际部的克拉伦斯·德斯蒙德已在关外面的警铃，打开大门。特蕾西喜欢看早晨的开班过程。她站在雨中，等着，德斯蒙德进了银行，跟着锁上了门。

全世界的银行都有自己秘密的保安措施，费城信托银行也不例外。整个工作程序从不改变，但安全信号却是每周更换一次。那一周的信号是百叶软帘半放，向在外面等着的雇员表示：正在进行搜索，看办公楼里是否藏有强盗，准备抓雇员作人质。克拉伦斯·德斯蒙德正在检查厕所、仓库、地下室以及保险仓库。只有在他完全满意，确信他是独自一人时，百叶软帘才会完全收上去，这就是一切平安的信号。

第一个放进的雇员总是高级会计师，他紧挨着紧急警铃，直到其余的雇员都进来了，就锁上大门。

八点三十分，特蕾西·惠特尼与她的同事一道走进这华丽的门厅。她一边脱雨衣、雨帽和雨靴，一边听着其他的人

在抱怨这下雨的天气，心中暗暗好笑。

“该死的风，把我的伞刮走了，”一位在诉苦，“我都湿透了。”

“我见到两只鸭子沿着市场大街游泳呢。”主任出纳开着玩笑。

“天气预报说这鬼天气还有一周呢。我真希望是在佛罗里达就好了。”

特蕾西微笑着去上班了。她负责电报转账部。不久以前，要将钱从一个银行转到另一银行，或从一国转到另一国，既慢又费力，需要填许许多多的表格，还得依赖国内和国际的邮政服务。有了计算机，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量的钱可以瞬间转账。特蕾西的工作就是把昨晚该转的账项从计算机提出来，再通过计算机转到其他银行。所有的转项都用编码，定期变化，以防止非法存取。每天都有千百万电子美元从特蕾西手中通过。这工作真令人神往，是全球商业网的生命泉。在查尔斯·斯坦厄普三世闯入特蕾西的生活以前，在她的世界里，银行业务一直是最使她兴奋的事。费城信托银行的国际分部很大，午餐时，特蕾西与同事们常常讨论上午的情况。这种对话是开诚布公的。

主任会计德博拉宣布说：“我们刚刚结清了给土耳其的一亿美元联合贷款……”

银行付总裁的秘书梅·特伦顿的话带点神秘味道：“今天上午的董事会决定：参加对秘鲁的新贷款。前期费用就要五百多万元……”

盲目信赖银行的乔恩·克赖顿补充说：“我听说要花五千万实现墨西哥人拯救计划。这些歹徒他娘的一分钱都不值得给……”

“真有趣，”特蕾西沉思着说，“首先向我们乞求贷款的国家，总是那些攻击美国太金钱至上的国家。”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她与查尔斯曾有过第一次交锋。

特蕾西是在一次财政学术会上结识查尔斯·斯坦厄普三世的，他是那次会议的特约发言人。他经营着他曾祖父创立的投资公司，他的公司与特蕾西工作的那家银行业务往来很多。查尔斯的发言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偿还他们向世界商业银行及西方政府所借巨款的能力；他发言后，特蕾西起来表示不同意。开始时，查尔斯感到好笑，随后，他面前这位美丽少女的激烈言词使他感兴趣了。在古老的“书社餐厅”吃晚饭时，他们还在继续讨论。

一开始，特蕾西就对查尔斯·斯坦厄普三世有较深印象，尽管她已经知道他被看作是费城的第一流名人。查尔斯三十五岁，出身于费城最古老家族之一，富有而又功成名就。身高五英尺十英寸，头发橙黄色，在开始脱落；眼睛褐色，给人一种诚挚的学究风度。特蕾西想，他属于那种令人生厌的富人。

仿佛是看到了她在想什么，查尔斯倚过桌子，说：“我父亲深信：医院交给他的孩子不对。”

“什么？”

“我返祖了，恰好是不认为钱可以决定一切，钱是生活的

一切。不过，你千万别告诉我爸爸，说我说过这样的话。”

他一点也不矫揉造作，这倒很迷人，特蕾西发现自己对他热乎起来了。我不知道与他这样的人结婚会是什么味道——他可是功成名就啊。

特蕾西的父亲花了大半辈子才办成一点事业，而这点事业在斯坦厄普家族眼里，会被鄙薄成微不足道。斯坦厄普家与惠特尼家是怎么也搅不到一块的，特蕾西想。就象油和水。斯坦厄普家是油。我这是在干什么，象个白痴？自作多情。一个男人喊我吃顿晚饭，我就在决定是否想嫁给他。也许我们会再也见不着面了呢。

查尔斯在说话：“我希望你明天有空，我们一道吃晚饭，好吗？……”

费城可看可做的事情真多，令人心醉神迷。星期六的晚上，特蕾西和查尔斯去看芭蕾舞或看里卡多·马提指挥费城乐团。其余的几天，他们在新市场猎奇，参观“社会山”里各种各样奇特的店铺。他们在杰诺酒家的石桌上吃奶酪牛排，在“皇室酒家”吃饭——这是费城最昂贵的酒家之一。他们在“主房广场”买东西，逛逛费城艺术博物馆和诺丁博物馆。

特蕾西在题名“思考者”的雕像前停了下来，她瞥了查尔斯一眼，咧嘴一笑说：“这是你？”

查尔斯对运动不感兴趣，特蕾西却很喜欢。每个星期天上午，她都沿韦斯特河大道漫步，或沿着舒依吉尔河散步，还参加了星期六下午的太极拳训练班。练功一小时后，筋疲

力尽却也精神焕发，她就到查尔斯的住处去会他。他是一位烹饪能手，喜欢作一些古里古怪的菜食，比如，他给特蕾西和自己作中国北方的狗不理包子，法国的柠檬子鸡等。

查尔斯是特蕾西所认识的最守时的人。有一次，她与他约定吃晚饭，她迟到了十五分钟，他不高兴的神情把她那个晚上都给毁了。从那以后，她发誓和他交往要准时。

特蕾西没有什么性生活经验，但在她看来，查尔斯的性爱方式跟他的生活方式一个样：谨小慎微，规规矩矩。有一次，特蕾西决定在床第之欢时放纵一下，这可把查尔斯吓坏了，弄得她私自怀疑自己是不是某种色情狂。

出人意料，她怀孕了，特蕾西感到举棋不定。查尔斯从没谈到过结婚，她又不想让他觉得：因为这孩子他非娶她不可。她拿不准作一次流产自己是否受得了，但另一种选择同样很痛苦：她怎么能抚养一个小孩而没有孩子父亲的帮助呢？难道这对小孩公平吗？

她决定在一天晚饭后把这消息告诉查尔斯。她在自己的公寓里为他准备了青豆烧肉，由于心情紧张，把它烧焦了。她把这烧焦了的肉和青豆摆到他面前时，却把自己深思熟虑好了的说词忘到九霄云外，慌乱中脱口而出道：“真对不起，查尔斯。我——怀孕了。”

沉默，长得难以忍受。特蕾西正要开口，查尔斯说话了：“我们要结婚的，当然啦。”

特蕾西觉得释下了千斤重负。“我不希望你觉得是我——你不定非娶我不可，你知道。”

他抬起一只手，止住她的话。“我想娶你，特蕾西。你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他又加了一句，慢声慢气地：“当然，我父母会有点吃惊的。”他微笑着吻她。

特蕾西不动声色地问：“他们为什么会吃惊？”

查尔斯叹了一口气。“亲爱的，恐怕你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你会遇到的问题呢。斯坦厄普家族总是与‘同类人’结婚——请注意，我在‘同类人’上用了引号。正正统统的费城人。”

“他们已给你选好了妻子。”特蕾西推测说。

查尔斯拥抱着她。“这毫无关系，我本人选的才算数。下礼拜五，我们和爸爸妈妈一道吃晚饭吧，你该见见他们了。”

九点差五分，特蕾西意识到银行里嘈杂的声音有了些不同。雇员们说话快些了，动作也加快了。还有五分钟，银行就要开门，一切都必须就绪。通过前窗，特蕾西看得见顾客已在外面的人行道上排好队，在寒冷的雨中等着。

特蕾西看着银行的警卫把新的空白存取条分到金属盘子里，沿银行的中心走道一线摆有六张桌子，金属盘就放在桌子上。给老顾客发的存折的底部有磁化的个人编码，这样，每次存钱时，计算机自动地将它记入适当的帐户。但是，顾客常常不带存折来，就得填空白条。

警卫抬头扫了一眼挂钟，时针指到九点时，他走到门前，神情庄重地开了锁。

银行的一天开始了。

随后的几个小时，特蕾西在计算机旁忙忙碌碌，没法考虑别的任何事情。每一笔电报转账都得反复查对，确认其编码正确。转账时，她输入账号，数量，以及要转账去的银行。每个银行都有自己的编码，这些数字列在一本保密的指南里，指南包括全世界各主要银行的编码。

上午飞快地过去了。特蕾西打算利用午餐的时间作头发，已经与拉里·斯特拉·博特约好了。他收费很高，但还是值得的，因为她想让查尔斯的双亲看见她的最佳容颜。我得让他们喜欢我；我才不管他们替他选了谁呢，特蕾西想。谁也不会象我那样能使查尔斯幸福。

一点时，特蕾西正在穿雨衣，克拉伦斯·德斯蒙德叫她到他办公室去。德斯蒙德是一位重要的实干家形象。如果银行要用电视广告，他就会是无懈可击的发言人。他衣着保守，身上有一种踏实的老式的威严神气，看起来就象一个可信赖的人。

“坐吧，特蕾西，”他说。他知道每个雇员的首名，对此他颇为自得。“外面很糟，不是吗？”

“是的。”

“啊，嗯。人们还是得上银行呀。”德斯蒙德的开场白谈完了。他倚过书桌说：“我听说你和查尔斯·斯坦厄普订婚了，快结婚啦。”

特蕾西大吃一惊：“我们都还没宣布呢，怎么——？”

德斯蒙德微微一笑。“斯坦厄普家族干的一切都是新闻。我替你感到幸福。我想你还会回来跟我们一道工作的，当然

是在蜜月之后啰。我们不想失掉你，你可是我们最能干的雇员之一啊。”

“查尔斯和我谈过了，我们都同意继续工作要好些。”

德斯蒙德微笑着，心满意足。斯坦厄普父子公司是财政界最重要的投资公司之一，如果他的分部能专管他们的账户，那可真是件美事。他靠回椅子里。“特蕾西，你过完蜜月回来时，要提升你千份美差，工资也要随差增加。”

“啊，谢谢您！太好了。”她知道这是自己赢来的，感到一阵骄傲。她几乎等不及了，要告诉查尔斯。在特蕾西看来，神灵们都商量好了，要尽一切努力使她无比幸福。

老查尔斯·斯坦厄普夫妇住在里顿豪斯广场一幢引人注目的老大厦里。这是该城的标志之一，特蕾西常常从那儿走过。现在，她想，这就要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她有点紧张。她做的漂亮发型已受到潮湿空气的影响，衣服也换了四次了。她应该穿得朴素点？还是正式点？她曾省吃俭用，在万娜成衣店买了一件圣劳伦式上衣。如果穿这件衣，他们会认为我过于奢华。但是，如果我穿的是从“号角”商店买的玩儿，他们又会认为自己的孩子是降尊求婚了。啊，见鬼，不管怎样，他们都会这么想的，特蕾西肯定地想。最后，她定下来了，穿的是一条朴素的灰羊毛裙子，一件白丝绸罩衣，脖子上系着一条精致的金项链，这是她妈妈送给她的圣诞礼物。

一位穿特殊制服的仆人打开了大厦的门。“晚上好，惠特尼小姐。”仆人知道我的名字，“是好兆头呢？还是坏兆头？大衣交给我，好吗？”她身上的雨水正滴在他们名贵的波斯地毯上。

他领着她穿过一个大理石的厅堂，这厅堂似乎比她的银行还大一倍。特蕾西心慌意乱地想：啊，天啦，我的衣服全弄错了！我应该穿那件圣劳伦装的。走进藏书室时，她大吃一惊，觉得连体长袜在脚踝处抽丝了——与她面对面的，是查尔斯的父母。

老查尔斯·斯坦厄普六十四、五岁，神情严肃，一看就是个成功的人，现在的他就是三十年后他儿子的投影。褐色的眼睛与查尔斯的一模一样，坚实的下巴，稀疏的白发，特蕾西马上爱上了他：作为他们孩子的祖父，他真是无可挑剔。

查尔斯的妈妈长得引人注目。她相当矮，壮壮实实的；但尽管如此，她身上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概。她看起来老老实实的，可以信赖，特蕾西想。她会成为一个极好的祖母的。

斯坦厄普夫人把手伸出来说：“亲爱的，你来跟我们一起，真太好了。我们让查尔斯给我们几分钟，与你单独谈谈，你不介意吧？”

“她当然不会介意，”查尔斯的父亲说，“坐吧，……特蕾西，是这个名字吧？”

“是的，先生。”

他们俩坐在一张长沙发上，正对着她。为什么我会觉得好象是要受审呢？特蕾西听得见她妈妈的话：孩子，上帝决不会把你无能为力的事扔给你的。别慌，一步步来。